

水

多一聞

一九二八年一月初版

實價五角半

所  
有  
版  
權

著作者聞一多

發行者新月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望平街  
一六一號  
新月書店

# 目 錄

口 供

收 回

『你指着太陽起誓』

什 麼 夢 ？

大 載 師

狼 狽

你 莫 怨 我

你看

也許

忘掉她

淚雨

末日

死水

春光

黃昏

我要回來

夜歌

心跳

一個觀念

發現

祈禱

一句話

荒村

罪過

天安門

飛毛腿

洗衣歌

聞一多先生的書桌

## 口供

我不騙你，我不是什麼詩人，  
縱然我愛的是白石的堅貞，  
青松和大海，鴉背馱着夕陽，  
黃昏裏織滿了蝙蝠的翅膀。  
你知道我愛英雄，還愛高山，  
我愛一幅國旗在風中招展，  
自從鵝黃到古銅色的菊花。

記着我的糧食是一壺苦茶

可是還有一個我，你怕不怕？

蒼蠅似的思想，垃圾桶裏爬。

## 收回

那一天只要命運肯放我們走！  
不要怕；雖然得走過一個黑洞，  
你大膽的走讓我摺着你的手；  
也不用問那裏來的一陣陰風。

只記住了我今天的話，畱心那一掬溫存，幾柔吻，畱心那幾炷笑，

都給拾起來，沒有差——記住我的話，  
拾起來，還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。

可憐今天苦了你——心渴望着心——  
那時候該讓你拾，拾一個痛快，  
拾起我們今天損失了的黃金。  
那斑爛的殘瓣，都是我們的愛，  
拾起來，戴上。

你戴着愛的圓光，

我們再走，管他是地獄，是天堂！

## 「你指着太陽起誓」

你指着太陽起誓，叫天邊的鳬雁  
說你的忠貞。好了，我完全相信你，  
甚至熱情開出淚花，我也不詫異。  
祇是你要說什麼海枯，什麼石爛……  
那便笑得死我。這一口氣的工夫

還不夠我陶醉的？還說什麼『永久？』  
愛，你知道我祇有一口氣的貪圖，

快來箍緊我的心，快啊，你走，你走……

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——也不是變卦——  
『永久』早許給了別人，粧糠是我的份，  
別人得的纔是你的菁華——不壞的千春。  
你不信？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，  
你走不走？去去戀着他的懷抱，  
跟他去講那海枯石爛不變的貞操！

## 什麼夢？

一排雁字倉皇的渡過天河，  
寒雁的哀呼從她心裏穿過，

「人啊，人啊！」她嘆道，  
「你在那里，在那裏叫着我？」

黃昏擁着恐怖，直向她進逼，  
一團劇痛沈澱在她的心裏，

「天啊，天啊！」她叫道，  
『這到底，到底是什麼意義？』

道是那樣長，行程又在夜裏，  
她站在生死的門限上猶夷，

『煩悶，煩悶』他想道，

『我將永遠，永遠結束了你！』

決斷寫在她臉上，——決斷的從容，……  
忽然搖籃裏哇的一陣警鐘，

「兒啊兒啊」她哭了，  
「我做的是什麼是什麼夢？」

# 大鼓師

我掛上一面豹皮的大鼓，

我敲着它遊遍了一個世界，

我唱過了形形色色的歌兒，

我也聽飽了喝不完的彩。

一角斜陽倒挂在檐下，

我躡着芒鞋，踏入了家村。

『咱們自己的那只歌兒呢？』  
她趕上前來，一陣的高興。

我會唱英雄，我會唱豪傑，  
那倩女情郎的歌，我也唱，  
若要問到咱們自己的歌，  
天知道，我真說不出的心慌！

我却吞下了悲哀，叫她一聲，  
『快拿我的三弦來，快呀！快！